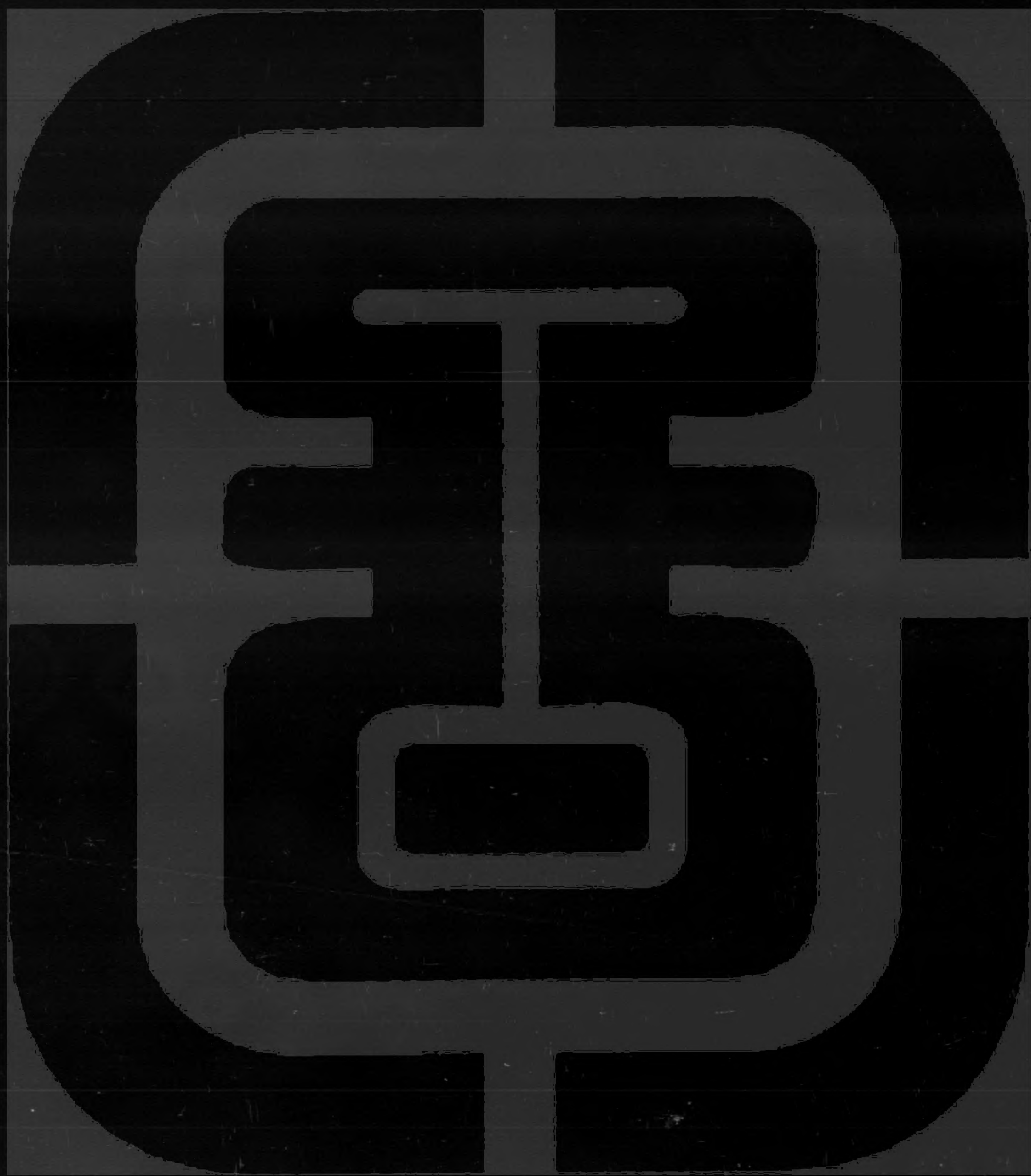


2

五



浮溪文粹卷之十二

墓誌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

公墓誌銘筆力簡健高處  
通司馬子長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  
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亾事熙寧中大  
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  
為流俗由是名節之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  
天下以言為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興諸生任中執法

獨信其所學為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  
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  
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緘嘿謂吾君不能耳  
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  
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裏  
漢時有封義興函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為  
金壇人曾祖郢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  
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  
敏群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

元豐八年進

武進簿移已陸令縣介湖花

俗習文法喜

初至訟至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

公聽決如流皆可頌服豪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  
郎知江寧縣深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初詔  
天下興學以公為信州教授監察御史丁光祿公憂  
服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  
少卿無學制叅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僖祖殿工  
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  
之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矣柰何毀之執政怒送史

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謾復故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為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浮薄今群臣無他能唯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向背者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為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唯務雷同略無可丐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不可

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瓦木塗墍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於自奉與土階卑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諭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即以公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前代人君於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為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內

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  
作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  
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不可以人而廢公徐  
曰楊戩何幼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  
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缺望若夫舉緣展  
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  
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興水利王安石欲  
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  
狄毫如此况節  
錢于帝曰永壽得之易則名  
如卿言然楊戩

之命已行

者因詔三省御交臺常遵守

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倖率請建墳寺  
及強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耶降詔禁止趙良嗣獻  
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降虜狂妄不宜出入禁  
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史告計付公治守李釜雅  
為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壻也帝怒  
甚釜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寃都水使者孟昌  
齡議河事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役  
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於從

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往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即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為勞民費財循虛名虧實効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更卿於臺屬中遣人徃具以實言已而為大臣沮格識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出詔之先求之無所得懼辭窮且得罪即督州縣發民畎水鑿山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升論其出使姦利狀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皇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愉內府入權倖之家不

為不足殫財以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及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畀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暢以虛名羨財進後苑乞重寘之法帝不從公卧家待罪詔起之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四選事素繁猥其長率怠於省治吏得緣茲為姦公晨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參稽律令可否立疏於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為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兼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微

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枚閑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  
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  
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善堂翊善公再至  
京師顧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未去會虜騎至  
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上章乞遷避不  
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  
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帝貶貫環衛竄  
池州因命公持詔徃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  
鄉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為慮淵聖

皇帝喜賜縑帛茗樂遺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國事  
下上皇亦泣因請問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  
刑唯陛下財幸上皇領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  
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問  
微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虜  
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還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  
甲子卒於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  
悼贈持進顯謨閣直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  
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二

子曰謨右承議即知封州曰該右承事即三女子  
適右徙政郎龍游丞吳恢女適右從鄉元卿右承  
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  
游辭偽色借人矯情降意微利其論事上前不為  
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  
其論薦皆一蔣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  
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其為文一本經術以益  
於時者米嘗言精深簡古侶其為人以紹興三年二  
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

淑人劉氏祔以左朝散郎許德之之狀來請銘某嘗  
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為輕重士君子一志  
於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  
正素定不與世推移方公在朝廷時縉紳未嘗有言  
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迪人主為心嬰逆鱗批大  
卻聞者為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  
子間洎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躡  
或以是充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  
之所立豈偶然者哉某服膺公門知公為最詳實諸



孤又以禮請敢不叙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衰所關在昔祖宗  
政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靡人因世移安  
得剛者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為鳳麟心  
則金石見義而作直前靡思觀者為粟衣嘗少卑坐  
茲寡諧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曳國步中扼問  
關異州不在其位莫如我百愛闔棺海山因窆其域後  
人懷公視此銘刻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叙事有  
史漢風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  
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賢良方正之屬六科罷舉  
進士既策名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  
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  
三州以沒贈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  
科入翰林為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  
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  
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潤州丹陽公諱攜字季升丞  
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

江漢文粹 卷之三  
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  
前朝夕入問起居伏間衣舉子服訴其誣於待漏院  
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  
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為瀛州防禦推  
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聲譽益親師友  
力學問為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薦書不受而請授  
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  
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  
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閑就養得管當南京鴻

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服  
除緣之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嶽廟尋除舟陽縣丞會  
令缺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為令者徙通判廬州民  
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為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為  
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  
中經郊祀恩賜二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  
康初虜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虜退即  
求去淵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  
之去朝廷邪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為榮數

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兵省科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溫州赤不拜召為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不起聞上嗟悼之待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

大夫公退然如不勝衣與人言唯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交一出於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為苟且而卒歸於忠厚若摧強去惡則忘其身為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毫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為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隱然為國名臣山嘉祐治平以來公鄉之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盜二人於情於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

謂公曰官吏亾賴至擅出入於死既曰強盜矣有可  
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紆此獄者  
某色某當坐耳且為言其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并  
案公公不為回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  
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並緣掎取方數百里騷然公  
為區處於未至前既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  
歲飢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可乎乃乞未於  
有司有司以為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  
天然唯恐其不均難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  
活以千萬

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為

又三茅山在其

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為非

硯州縣亾如也公

以法繩之旁觀為縮頸而公

處之泰然人知其

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

進俗喜告訐為匿

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

事得何人書于訟

物色文之釋然悟曰此老吏

某人所為也立遣人

之則已亾去素於田間得之

叩頭首服實諸法以

是其書遂絕麴院亾麴數

萬斤覺麴官與獄官

歸罪於持衡者以為私其

羸於酒官因使之止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  
兩之羸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  
無可會之數耶 官不得對 麴官納磨戶金而授  
之虛券麴材天嘗 左一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  
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  
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署未半也吾符一下坐  
者無慮數百人裡祀止 間士大夫當得思致  
者皆閣矣若稍引一兩 而平則彼將  
何辭長貳從之士大 仁人之言也

建炎赦至明州成卒數百人遠據地

公人

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為備未多門果譟而還趨庫授  
甲公不為動徐禽為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  
為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  
公雖精於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  
尤長於詩韓駒崔鷗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  
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  
以多為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  
娶魯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

海溪文集 卷之十一 十二  
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脩  
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茂登仕郎公卒之  
五月子孟容奉公葬於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魯  
恭人祔其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  
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祚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繇慶既遠  
乃生魏公輔佐泰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  
曰汝是侶為吾近臣侶之伊封忠孝直清流輩盡矣  
歸然老成入待焚嚴王禰有光年及黃髮祉非不長

無缺虧者人胡嘆

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米

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  
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至大其門有三子皆  
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弟又同時為縣  
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即  
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宦達贈朝  
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穎秀里之巖然嘗與兒曹



原件短缺

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  
汙我耶生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  
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大學籍籍有聲既擢第調當塗  
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  
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飢  
官出粟糴者萬人全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  
死州以命君君布灰於地而號其行坐強者東弱者  
西以之十人為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曰給彼長趙而  
前左受粟右輸金垂落以序進未輔而

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會  
虜立張邦昌法當即草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白  
裁有幸非常者僥曰僕請為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  
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獨不  
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君因以  
疾求罷不聽遂稱篤於家今上即位病即日愈乃請  
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  
交薦擢知明州州承蹠血餘守將屢易公私掃地萬  
目睚睚君一調肫細大咸舉於是衛兵留戍者步軍



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馱卒驕  
凌籍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權酷之羸  
給其稍廩歲終贍之民不知兵治聲流聞加直秘閣  
以代歸坐小法貶秋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  
判官來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  
綬六日辛年五十五寔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  
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不以歲月君氣豪語  
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并其忌諱面  
折之然膏次實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文人免

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  
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具弟之子上之  
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饑不食寒不衣病者醫死  
者瘞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  
合三十餘卷豪壯而贍蔚侶其為人娶同郡楊氏封  
安人兩男四女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  
以官再不受其志非苟日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  
在茲乎女曰琚適左修職郎陸景端曰琮適左迪功  
郎元盥曰瑤澹右承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端之室

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某與君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岌岌也人視蔭以偷君汲汲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門洞開胡過而不入也寧羸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銘

古學昌黎張徹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

武成者四世而生城城生仲恩仲恩生升升於君為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彌東梅西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之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君決之豪鄒氏橫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為請不聽卒以法投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為布衣交至京師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

挽君置黨中會僚常壞書詩屏間京疑瓌姻已屬君  
求其迹且遷官君笑曰此市道也胡為及我哉京不  
悅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諭  
盟袖所著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  
太常博士道阻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於近臣學士  
詹乂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彥言君可用詔用  
君為建昌軍君少時銳功名既數罷歸意益怠頗治  
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汲汲當國者數以人先  
君紓其期君不較也至紹興三年冬遣五年矣一旦

尚書符趣君行君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及  
母妻皆死焉天下寃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也驛  
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於是御史  
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  
秀之守臣皆因於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為陋於  
拊循繇此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巽懦威  
權不張兵卒悍驕邀取亾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  
不勝其忿至群入市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  
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

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寃乃詔褒君為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埴曰墉曰緇郎埴蚤卒緇郎軍亂失之墉以紹興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怕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

余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美頃之聞建昌難作余為之隻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里餘問建昌人君遇旣時曲折皆慟哭失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吊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疆致耶然則君雖遇奇旣而其亾為不朽矣余方欲會粹其事私識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為之銘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永其志之必行苟利及於茲世兮顧何為於久生嗟失子之策名兮奉皇與而遵路歷羊

腸而靡辭兮敢前知於所仆皇揆余之忠信兮昇盱  
水之四封將鋤薶其榛搜兮反殺身而覆宗民哀君  
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吊洗免以斯文兮哀我侯  
於世世銘學楚騷

浮溪文粹卷之十二

浮溪文粹卷之十三

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  
源者以貨雄饒歛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  
士第起家為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高  
書都官負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  
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為江南聞家皇  
考諱槃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來

仕而縱其弟藻於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  
皇考以君故贈太中大夫君諱愷字伯疆少奇穎渾  
厚甫冠為有司所推入太學為諸生有能文聲紹聖  
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為  
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太中  
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  
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即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  
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  
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知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

舊禾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  
於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脩以士科善  
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監香江南西路轉運  
判官泣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  
觀久之起知全州蓋君之官薄如此岳州平江民以  
競渡鬪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  
人時大暑窄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卒  
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為五  
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逆者立死縣掾尉捕尉辭

君不侯衆躬造其廬人為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  
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陞者用軍伍怙男挾  
奸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  
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為闔吏所錄守即誣以  
叛并其父械于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徼  
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  
如處州也虜已至禽稽人皆勸君母行君不聽既而  
潰矢四集君

不辭衣而寢者兩

入屬邑州之南北

數百里皆震新中入

氏挽留君君曰此吾

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  
儀焚處州於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一女  
歸其隣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  
公署為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於獄僚屬愕然君笑  
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  
請為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為神紹興十  
一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地  
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

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為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於括蒼少游竒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為事循循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卒歸於忠厚方太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太中以為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為雖先是君住於進

取數免稀遷居閑之日多泊太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其分少於長幼親踈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談終日出於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聞者無不出涕足三娶初室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全宣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審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克舉



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  
岩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克舉等以  
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  
傳墓南三里藻雖於君為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  
長同住也是宜為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  
約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又經誠懋其本以康寧壽  
祉膺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莊民思之無秋毫愧性  
於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文明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誌銘

為者敕句學史記西  
縹夷傳及抑文黃溪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士而士之慕學新安為最新安  
之屬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為最績溪為民  
以族名者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為最胡氏有  
隱君子曰誠甫其書滿家仰承俯授皆有師法又其  
族之尤者也君諱咸字誠甫曾祖嶠祖筠皆樂里居  
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為鈇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  
師長子宏登進士科仕至處州司法叅軍君其次也

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史書皆手鈔成誦會熙寧元豐間朝廷以經術新天下之材學者宗王氏君於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于易游太學十餘年率杖策往還其精如此方是時士集京師歲以千計君顯然出其間為之領袖一旦如有不樂者謝病歸召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陟舜舉踵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從典大州隱然為天子名臣君饗其祿幾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至朝散郎舜陟又以所當得服授君賜緋衣銀魚績

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稱章綬而歸者無幾而公又慈祥豈弟有以宜之長老稱焉方舜陟之為御史也屢擊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以為憂及守合肥盜環其疆禽制之功州人懷之為肖像以祠而君不以為喜蓋君之得於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月辛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閔氏封安人前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請大夫克徽猷閣待制曰舜俞曰舜申皆疑然有立曰舜舉迪功郎二女子適七人葉文仲鄭邦彥五孫曰稱仔傳俊其一尚幼而仔

亦迪功郎諸孤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宏公葬于  
湖州安吉縣管城之原來求銘納之壙中某與君世  
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銘詔後銘曰  
君之德純明諒直懿鄉而降戚修身以亟動而有則  
為國人之式君之學得之先覺聞尊而見卓不凋其  
璞遺其子琢有連城之穀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  
志行有子在廷吾亦影纓饗耄期之齡六山之陽維  
水泱泱雖非其鄉與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為萬世之  
歲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絲以  
兵部員外郎事昭陵為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  
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  
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  
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  
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亾諸幼累累肩  
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為收育撫攜甚於已  
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髮者冠髮者笄交手受姑退

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於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泊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教家事勿復關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具庖下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侃侃若不能言者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動也諸子既興於學天安人間於所習故諸子皆然成

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祿二十餘年愷於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歸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泊屬續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社璟孫

江漢文粹  
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慥  
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於宣州涇縣方壺村朝  
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為最久乃再拜叙  
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於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繫族之慶安人方處  
姆訓則孚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  
婦趨出房醴載咸列退眎諸寢訖然執經孰成其親  
有子在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  
施則厚矣報疑未疇豈佩後人尚對厥休方壺之原

下從夫子納詞于幽窈窕之始

浮溪文粹卷之十三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曾祖借贈大理評事 曾祖妣蓬萊縣太君某氏

祖潛通直郎 祖妣壽安縣君某氏

父繁袁州萬載縣主簿贈中奉大夫妣令人某氏

公諱振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  
徙居江淮者故今為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  
氣節言行為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

至中奉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畧雅已凜然有成  
人風性嗜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  
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  
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太學生群數千人試于有司  
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  
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  
元豐五年擢進士第時年三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  
履聞其名以女妻之婦拜大父母父母於堂人以為  
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

昌縣事有收績代為賦論之不可不其  
其事以懷之  
用薦者於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  
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  
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  
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  
公節行於是落致仕召對方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  
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  
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  
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

日萬撓所持者方寸之地耳一累於物以失其正則  
聰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肯混教至於紀綱不振矣  
願陛下清心省愆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  
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  
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  
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  
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  
法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於民公  
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者八臣不悅歲旱饒盡發常

平米以賑饑已借青蠲新賦凡可以強  
災無不爲者乎疏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繼悉有法  
躬福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  
吏爲惶恐盡力於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  
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馬者怙力挾私  
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  
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况其數加舊乎祖  
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  
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浸驕不可制且帥臣



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  
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正貸奉行尤藉官吏乃  
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啓姦  
倖為朝廷憂於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  
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樁錢而錢  
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  
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蟹鹽以取民輸今民  
既為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  
請以直國帑而息書給今歲租百四十萬解給中都百

三十萬而官戶

以直國帑而息書給今歲租百四十萬解給中都百

三十萬而官戶

以直國帑而息書給今歲租百四十萬解給中都百

以來州縣重取以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

四十萬緡復無所從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

不慮議者徒謂虧權皆務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

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自言有公言本路去歲

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

額六百萬計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庸糴以

倍非常隨補贖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為羨

餘賦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於民爲  
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歛百出臣以爲補  
發不當復惟盡以鹽額還漕司雜本錢還發運司便  
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臣公之力爲多洪州  
官沒場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公  
曰十年大於幾家有利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  
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寬濫如此何以  
召和氣乎朝廷爲罷獄與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  
屢赦聞公言去餘張象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

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鎮廣鹽入議用亡躬政事陰寧  
畫下公欲遂成之泊對上勞苦心澤并以江西賑濟  
爲言公奏抹荒臣職也惟太路關之所請輒從民力  
以紓爲大利故和氣薰蒸豐穰隨應若行此數年公  
私自然克實願陛下守之勿疑上深然之曰卿如行  
行君卿矣賜緋衣銀魚以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  
人不擾于民方爲利國公奏訓詞深厚乞頒之天下  
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本路有所見奏陳公頓首謝因  
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表不勝封人之祝昔管仲

祝桓公以無忘在昔時臣亦願陛下無忘答天戒時  
上大悅即日趨議廳事得內侍省牒事聽關白公即  
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  
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  
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讎怨廢黜自如爲治之言  
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教又請限鹽  
歲煎糶之數以厚奪民食精懇令糶補之法以安失  
民平勿妄支後帝平封樁錢以志成一虜使中國競  
百姓富朝比正君臣和以可人主無憂強隆盛之勢反

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爲矛盾故公言屢及之  
以感悟上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  
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饒疫朝廷責補發不已  
又促輸納紬絹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  
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旣更其  
封樁鹽可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  
賜三品服以直達一夢進兩官公於漕計能權其贏  
爲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  
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

藝吏緣為姦或州郡以非所產至漫數年不一輪者  
公令民必實且為納直通款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  
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折為陳或紆或免其事非一  
當時稱便被旨赴關大臣以有司無職公再任除  
直隴圖閣歲災甚民流滿道公以賑濟為急農末皆  
病公乞蠲租賦盡款洛口米以賑之公以賑濟為急  
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為之公以賑濟為急農末皆  
淮諸司使臣游宦公以賑濟為急農末皆  
自以開詔各驅還

伴意波西制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  
供奉餘悉餉權伴為已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  
日於官公以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  
然則丘民為天子顧不重哉縉紳誦之小人由是得  
以間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除秘閣  
脩撰以渠魁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  
貴人董捕欲自以為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  
官自淮賊擾軍頗乏與公以為縣官空廩未有甚於



原件短缺

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  
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關乏之由除撥賜  
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  
外一頂茶鹽錢並入權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  
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為之計稍有水旱即干叩  
顛其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歲  
額三止分其半以助  
會天下合得和買茶鹽  
鹽錢之計  
以下大信於民諸路當亦  
權貨務增羨民窮

大臣及議者不究  
誠不之罪也帝御前入  
臣期迫乞還之且曰  
無慮五十緡他路猶  
臣之家民力之奉  
下書奏權貴積怒未  
較州郡賞罰公貼黃  
展限其詞激烈奉御  
言不循分義之說外  
廷方莫測而臺臣復  
論前表

卷之四  
七



原件短缺

平事貢授濠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  
自便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  
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  
誠孝甫六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為孝子  
矣既罷臨江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  
寒暑然之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為樂  
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  
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鬢髮為  
變扶侍臨

懼然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

有六年專章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  
故發為議論辨博閑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  
則言詆新法置理訥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  
大觀政和則言糴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  
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於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和  
深以中國屈於夷狄為大耻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  
礪便并王瞻薦用之其說以為二邊之患近而且遠  
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為掎角而國家懸寶  
元元豐之失以兵為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



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叢爾正當徐以術  
制之不當急與之校乃陳政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  
河為持右臂授羌將為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  
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贍取青唐  
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可請平公以為自  
祖宗以來每虜犯塞為害益深所慮以益大所須益多  
不取後稍振必復為害不若厚禮以展使軋順身入  
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比不從則曲在彼  
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

世宗朝...事西方...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  
之欲必取...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  
用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濟之高不當如樊噲行凶  
奴之誣人皆備之公於吏治不為文具凡勞險煩劇  
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於  
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  
能使朝廷必從已其取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寔不  
以偏辭故自為州縣吏至為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

服之於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  
於撓棄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饌授同舍之貧者所  
至坐客隨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葬死  
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繇江西以出者多  
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  
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啞壺書數篋而已聞人  
小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  
罪者雖自敵已上非職所及亦冒為之言然平生未  
嘗以私干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

之僚有攘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  
公未嘗言及坐淮賊例鐫官則乞併降已官以除其  
負得上田又損已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  
如此然朝廷亦雅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  
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嘗  
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  
言於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  
回其心也居鄉里於親疎長幼小大厚薄無不用其  
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

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  
十日卒子四人燾大學博士燾將仕郎輝煥未官女  
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大學博士李富  
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渭寶應縣丞虞澹  
一人尚幼至老未嘗一日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  
理卜筮圖緯歷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  
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淡簡古偕其爲人鄉人  
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撲遂以  
文學曠其省躋侍從爲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

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  
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  
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  
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災異所詢於愛君恤民之際  
諄諄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爲  
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  
爲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  
咨公知採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  
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

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  
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  
之中隨宜捄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爲得聖人用心  
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柳陽  
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須上悟  
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  
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  
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  
人于其里鑄印墩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